

小说新人与小说新潮

许祖华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是一批朝气蓬勃的青年作家。他们如出岫的清泉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卷起了阵阵新潮；他们如颗颗明星在中国现代小说的夜空组成了光芒闪烁的星群。他们就是三十年代引人注目的“小说新人”。

许祖华 著

小说新人与小说新潮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鄂) 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说新人与小说新潮/许祖华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ISBN 7-5622-1403-4

I. 小…

II. 许…

III. 小说—新人—新潮

IV. I207

小说新人与小说新潮

©许祖华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邮编:430070)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沙市印刷一厂印刷

责任编辑:赵玉华

封面设计:蔡跃华

责任校对:罗少琳

督 印:吴小岸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75

字数:200千字

版次:1994年11月第1版

199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定价:6.5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小说新人与小说新潮

许祖华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前　　言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崭新的小说群体

当我们扫描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时，无论视线向哪一方面展开，都不能不对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给予特别青睐。巴金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卷》（1927—1937）的《序》中曾说，三十年代的小说是“各个部门中成绩最大的”。我们的文学史家在论述这一段文学的历史时，也都欣然给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冠以“丰收”二字。

这的确是一个收获小说的时代。仅从作家队伍看，可以称为小说大师的就有茅盾、巴金、老舍、叶圣陶、沈从文等，而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丰收的小说田野上，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一大批文学“新人”。他们人数之多，阵营之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绝无仅有。随便就可列出一串名字：艾芜、沙汀、张天翼、何家槐、陈荒煤、李守章、芦焚、吴组缃、蒋牧良、丘东平、周文、刘白羽、叶紫、胡也频、萧乾、田涛、林淡秋、沈起予、吴奚如、葛琴、聂绀弩、草明、戴平万、洪灵菲、丁玲、罗淑、靳以、沉樱、万迪鹤、萧军、萧红、罗烽、舒群、李辉英、白朗、王西彦、端木蕻良、阳翰笙、林徽因、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等。面对这一大批文学“新人”，以刘西渭为代表的评论界，在当时就曾惊喜地预言：他们将给文坛带来新的繁荣。

昔日的预言已沉淀为了客观的历史，理性的判断已化作了生机勃勃的事实。这些文学新人，以辛勤的劳作，谱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灿烂光辉的一页，创造出了三十年代光彩夺目的小说景观——新人小说。这些新人小说，不仅数量众多、内容丰富，而且视野开阔、风格绚丽。城市面影，农村景况，军人生涯，知识者心态，日常生活……三十年代各个领域的情状，无所不包；壮美的阳刚之气，优美的阴柔之情，机趣的讽刺之味，应有尽有。这些丰富的内容和纷呈的色彩，有如道道金光，闪烁在三十年代的小说园地，烘托出新人小说这一景观的巨大价值。当然，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新人小说的构成成分并不是均等的，如果我们将这一群体的单个作家或某类作品拿来与三十年代的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及其作品进行比较，没有疑问，他们的光芒是弱小的。但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却是一代天骄。我们正是从群体的角度来看待他们的成绩、作用以及与三十年代小说巨匠们的关系的。如果说，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等大师的小说代表三十年代中国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那么，新人小说则标志着三十年代小说创作的普遍繁荣，他们不能代替文坛大师们的地位，同样，文坛大师们也不能代替他们的作用。他们自有独立的历史形态和引人注目的价值内容。这种独立的历史形态和相应的价值内容，我们不仅可以通过静态的横向比较来界定，而且可以通过纵向的观照来测定。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来看，出现于三十年代的新小说群体，正处在整个新文学演进的中间地带，它的上端是五四小说，下端是四十年代（抗战）的小说。它逻辑地承续了五四小说的发展，又历史地构成了四十年代小说创作的起点。对过去（五四），它是五四小说发展到三十年代的新产物；向未来，它又是四十年代小说得以发展的参照系，它天然地成为了沟通整个新文学的中间环节。更何况，这个群体的许多人不仅是三十年代的著名作家，而且也是四十年代文坛的主力，如艾芜、沙

汀、张天翼、吴组缃、刘白羽、丁玲等。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小说群体，它自身天然地凝聚了整个新文学的种种成就及弊端。正因为它处在这样的一种历史地位上，具有这样的历史形态与价值内容，这也就决定了，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特色，其意义就不止于它本身，而是有效地反映了整个新文学发展的众多规范与规律，如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矛盾，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冲突，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相生、相克、相融、相拒等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新人小说群体就是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

不仅如此，当我们把新人小说放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来审视时，我们又可发现，这一群体在集中地反映了新文学发展的某些规律的同时，也最直观地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文学，是两大思潮并行发展的文学，一种是革命文学（包括现实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及其他社会主义的文学），一种是现代派文学。而新人小说自身就汇集了这两种文学思潮。以丁玲、阳翰笙、丘东平、沙汀、艾芜、张天翼等为首的“左翼”新人作家，就是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上“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他们直接从苏联、西欧引进了这股新思潮，在中国文坛上掀起了一阵热浪。而以施蛰存、刘呐鸥为代表的“现代派”小说家，则学习、借鉴西方的现代派，特别是日本新感觉派的艺术方法进行创作，使中国现代派小说在三十年代达到了全盛。新人小说自身的这两股思潮以及与外国文学思潮的关系，从另一个方面最生动地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基本趋向，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另一种规律：在中外文学的交流中塑造自身。

新人小说的本体神采和历史地位，就是本书的理论前提和历史出发点。本书意在通过论述三十年代新人小说的特色、面貌，探索一些带规律性的问题。

我将用分类考察的方法勾画新人小说群体的丰富内容和多彩面貌。需要说明的是，我所论述的主要是一九三〇年代末到一九三七年这一段时间中的“新人小说”。

我也将用静态考察的方法，归纳新人小说的总体成就，主要是它的本质特征和历史、美学两个价值。

我还将用动态考察的方法，论述新人小说发展的趋向、归宿以及它的开放性特点。

在这个基础上，我将通过引伸考察，从新人小说所具有的特点来简要地探讨现代中国文学的各种传统及规律，并回答一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的方向究竟是什么？

以上几方面就是本书的总体框架。

目 录

前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崭新的小说群体.....	(1)
第一章 新人小说流派论.....	(1)
第一节 “革命文学”派：历史的风云在翻滚，血与火的斗争 奏出了时代的壮歌。	(2)
第二节 “唯美”的人生派：美的旋律在荡漾，追求美，思索 人生，唱出一串忧戚的歌。	(23)
第三节 “暴露文学”派：丑的魔影罩人间，直面人生，暴露 丑，写下一系列深沉的歌。	(37)
第四节 “现代派”：世风浇漓日下，厌倦世风，抒发苦闷，吟 出一串郁憇的歌。	(54)
第五节 东北作家群：心与故土同呼号，爱故乡，拿起笔，绘 出东北风俗画。	(66)
第二章 新人小说总体论 (80)	
第一节 新人小说的意识本质：紧跟时代，把握生活，掌握 小说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赋予“文学是人学”命 题的独特内涵。	(81)
第二节 新人小说的时代品格：敏锐地观察生活，不断发现 “新问题”，为社会提供前人所未提供的东西。	(89)
第三节 新人小说的开拓气度：深入地探讨“人的价值”，将 五四时期的旧课题深化，为时代作出新贡献。	(104)
第四节 新人小说的风格基调：把握生活的各类矛盾，表现	

正义与邪恶，新与旧，前进与保守的对立，形成了渗透着悲剧意识的风格基调。	(121)
第五节 新人小说的风格形态：多样的题材，不同的个性和思想需要，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风格形态。	(140)
第三章 新人小说发展论	(158)
第一节 新人小说的发展趋向：矢志朝东，趋向现实主义；不断前进，使现实主义得到深化。	(158)
第二节 新人小说的体系特点：大门洞开，吸收四方营养；勇于开放，使现实主义永葆青春。	(186)
第三节 新人小说的发展归宿：发扬民族传统，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愿望；走民族化的道路，使现实主义创作得到真正的归宿。	(206)
结语 新人小说的历史意义：在宏阔的背景下，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方向”。	(226)
后记	(236)

第一章 新人小说流派论

历史的帷幕徐徐拉开，当新人小说这一概念还原为它那自然原始状态时，它立刻以空前活跃的姿态和极为富丽、纷繁的色彩出现在我们面前。在这里，任何理论都显出了自己形象的灰暗。我国传统思维的直感、形象地对事物概括的方法与西方逻辑思辨极强的分析方法，都无力一下把握这一生机盎然的文学现象的全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由众多的作家和那美妙多样的创作所组成的群体，我们要穷尽它的全部特色，勾勒它整个生命体系的每一个细节并进而展示它的全部风采，我们至少要完成与这一群体同样丰富的工作量，而这一工作并非短期所能完成的。况且，这个群体本身所包蕴的思想财富与艺术成果，无论是质上还是量上，它始终大于迄今为止对它的一切阐释与研究，何况这种工作，特别是对这一群体总体面貌的研究工作还仅仅处于一个拓荒阶段。同样，这个群体的生命力也非所有对它的研究与阐释可比。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人类精神财富的积累，一切对它的研究与阐释终会被突破或抛弃，而唯有这个群体自身将永远作为人们重新认识的对象而存在下去。因此，本章试图对新人小说这一群体的把握也只能作一种分类式的鸟瞰。当然，这种“分类”只能是相对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叙述的方便。

第一节 “革命文学”派

历史的风云在翻滚，
血与火的斗争奏出了时代的壮歌。

谁也不会忘记中国革命历史所记载的一个严峻的年头：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在这一年失败了，中国进入了最黑暗、最野蛮的年代。也就从这一年开始，中国文学史揭开了史无前例的一页——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种崭新的文学，自然是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归宿，而作为其兴起的原因“一方面是社会的要求，一方面则是受西洋文学的影响”（鲁迅《草鞋脚·小引》）。社会的要求，是与三十年代的斗争形势直接联系着的。这时，大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民族资产阶级投靠了大资产阶级，中国革命的重担落在了无产阶级的肩上。在无产阶级单独领导革命的时代，它必然要有自己的文学。革命文学正是适应这种要求应运而生的。同时，作为理论的来源，革命文学却是受到世界范围内所开展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的结果。其中苏联和日本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影响最大，而这种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中国的发展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当它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实际相结合就使中国现代文学划出了一个新的时代——革命文学时代。

新人小说就诞生在这个时代。因此，在新人小说群体里，我们首先发现的就是鲜明的印着革命文学特征的许多小说作品。

这些小说都带着浓厚的两个时代的色彩：一个是已经成为历史的大革命时代的色彩，这个时代，是以热烈的色彩开始而以血的色彩结束的时代。一个是正在兴起的土地革命时代的色彩，这

个时代，是一个热烈的色彩不断增加的时代。这些小说所具有的这两个时代的色彩，是创造它们的主体——小说新人赋予它们的。创造这些小说的作家，他们多为这两个时代的经历者，他们所涉猎和吸取的生活营养和精神营养都与这两个时代紧密相关。可以说，这些小说是与作者一起经历过了这两个时代的血与火的洗礼后问世的。叶紫生长在湖南的一个革命家庭里，大革命时代他以及他的亲人们都是这个时代革命的参加者。大革命失败后，他带着亲人的血从魔掌中逃出，在他开始文学创作时，这种经历就成了他创作的重要题材。李守章、吴奚如、葛琴、洪灵菲、戴平万、丘东平、阳翰笙等大都是从大革命中过来后又投入土地革命的人。他们有的参加过北伐战争，有的参加过南昌起义、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海陆丰农民暴动。他们大都经受了时代风雨的考验，走过了曲曲折折的人生旅途而汇入革命文学队伍的。丰富的生活阅历以及对时代的敏锐感受，使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创作的笔伸向生活的壮烈伟业，将历史与现实的重大问题作为自己思考和创作的对象。同时，他们这种经历本身不仅为他们描写、反映历史与现实的生活提供了方便，而且更为重要和有利的是，为他们认识时代的发展，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经验，从而使他们对生活的开掘有了现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他们把握与描写生活的特点：既注重对历史的回顾与思考，又注重现实生活的演变趋势，特别是工农斗争的新动向，在历史的回顾中渗透着现实的精神，而现实的发展又无一不与历史联系着。并且，对历史的艺术描绘又吸收了现实的崭新思想，而对现实发展的艺术展示又吸收了历史的一切积极成果，从而使他们的小说在所形成的整体意义上具备了“史诗”的价值。如叶紫、阳翰笙、戴平万、丘东平、沈起予等的小说真实地记录了大革命的腥风血雨；丁玲、叶紫、戴平万等的另一些小说对于兴起的土地革命的描绘就展示了中国革命的新的历史里程。这些小说的确可以称为历史的形象记录。值

得注意的是，这些小说的史诗价值，并不只是在于小说对历史与现实的面貌作了真实的再现，而主要在于这些小说对历史与现实的描写有着一种强烈而又鲜明的历史感与时代感，即，这些小说往往始终把对革命发展中许多带根本性的问题（如革命的动力、对象等等）的揭示作为自己的主旨，从革命的需要出发，来选择题材。当然，这种揭示和描写由于所涉及的领域不同而有不同的侧重面，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在对大革命历史的回顾与描写中，这些小说艺术的出发点有两个：一个以晓畅的笔调描写大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揭示大革命蓬勃发展的原因；一个则以深沉的笔调，主要描写大革命发展到后期所出现的严峻形势及突变的风云，引起人们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思考。《路上》（洪灵菲）以一个女兵的日记形式，生动记录了北伐军在进军中的壮丽情景：“各地的农民，不断地给我们以帮助”，“城市间的人们，也给以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们都被压逼得太厉害，想换一口气呢！”“那些兵士真可爱！他们只晓得冲锋，不晓得退缩是怎么一回事！”在这生动的叙述与描写中，我们不是明显地看到北伐——这大革命的中心事件得以胜利前进的原因吗？《残碑》（沈起予）则以冷峻的笔调描绘了大革命后期北伐军攻克武汉，当这座雄伟的江城回到人民手中后国内外反动派的动态；对上海革命形势的突变，作者通过叙述革命者施璜在上海被杀一事，暗示出反革命的叛变已发生；在武汉，革命形势严峻，作者正面描写了外国帝国主义对大革命的破坏。当北伐军收回汉口英租界后，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与英帝国主义沆瀣一气，借口形势动荡而关闭他们在武汉所开办的银行、商店及大大小小的工厂，使武汉失业人数剧增，银根吃紧，给国民政府造成经济和社会危机。作者通过艺术的描写，形象地揭示了国内外反动派给革命造成的严峻形势。在小说所描绘的这种严峻气氛中，我们不是分明看到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吗？然而，不管是对大革命胜利

发展的描写，还是对大革命后期严峻形势的描写，作者们都不是在简单地重复历史，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来认识、把握和反映大革命时代的生活。因此，就使这些小说对历史事件的描绘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写的是历史生活，回答的却是现实的重大问题，中国革命的动力与对象问题：工农在大革命时代，是大革命胜利进军的重要力量，也是现实革命的动力；国际帝国主义与国内的地主，大资产阶级及他们的代表新军阀，则是大革命的破坏者，也是现实土地革命的对象。同时，也正因为这些小说把现实的时代精神贯穿在对于历史生活的描写中，所以不仅使这种描写具有了现实感，而且使这些小说自身焕发出浓厚的历史主义精神。这些小说中对历史进程所表现的一种坚定的信念，即如《星》（叶紫）这篇小说所暗示的，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星”——革命的光芒，是永恒的。这些小说所具有的那种深沉、悲壮、昂扬的情调，都是这种历史乐观主义精神的具体显现。

与前面将现实的精神贯穿在对历史生活的描写中相一致，这些小说在对现实生活描写时，不仅将历史（大革命）所造就的一切积极成果（如唤起了民众）作为其对现实描写的思想与生活起点，而且使历史（大革命）在其发展中所积累的良知，即历史发展中的革命经验的总和，作为一种潜在机制统辖着对现实生活的描写，因此，就使这种对现实生活的描写自然形成了这样的主旨：揭示革命走向高潮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丰收》、《火》（均为叶紫作）这两篇小说直接描写了土地革命时代的现实生活，而这种对现实的土地革命斗争的描写，无处不显现出大革命的影响。可以说，大革命在其发展中所造就的积极成果（如建立农民协会，唤醒了农民的反抗意识，扫除了地主阶级的威风等等）不仅是《丰收》、《火》这两篇小说的思想基点，而且也是这两篇小说人物活动与情节发展的艺术支点。《丰收》以云普叔一家的生活遭遇为核心，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农民的痛苦生活。云普叔一家经过几

个月的辛苦劳动，在经过自然灾害的威胁和高利贷者的种种盘剥后，终于在搏斗与挣扎中获得了稻谷的大丰收。正当他们欢喜日子有了盼头时，不料市场上谷价大跌，而地主老财又趁机逼债、逼租，在生活的铁钳下，他们全家辛辛苦苦所收获的稻谷，终于全部被债主和田主吞了个精光。在这丰收招灾的时候，云普叔恍然了，他记起了儿子立秋曾对他说的话，怀念起了民国“十五、六年的农民会”（即大革命时代的农民协会）。《火》是《丰收》的续篇。主要写农民的斗争。大丰收的年头不仅没有使农民在生活上翻身，反而使他们陷入了更加困苦的境地，于是不堪忍受现实压迫的农民们在癫大哥和立秋等人的带领下，团结起来举行了抗租斗争。而地主何八爷却勾结官府抓走了领导农民斗争的立秋，于是农民们愤怒了，他们攻下了地主的堡垒何家庄，并打死了何八爷，然后方圆百里的受苦人一起上了雪峰山。

这两篇小说意在描写农民与地方阶级的尖锐矛盾，反映农民走上斗争道路的必然。作品的这种立意我们只要略作分析就会发现，它是基于大革命给农民的深远影响的。这不仅表现在小说中常常出现的这样的描写：农民们在展开抗租抗税的斗争时，总以大革命时代的情景鼓励自己并自觉地把大革命时代农民会的宗旨作为现实斗争的宗旨。而且从根本上讲，现实农民的这场斗争能顺利发动并取得胜利，它的思想基础也是由大革命奠定的。由国共合作所发动的席卷中国的大革命，不仅是五四以后现代中国政治革命的又一壮举，而且也是思想解放的又一伟业。大革命就如一个巨大的犁头，以前所未有的威势在中国这块被封建主义及近代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碾压成板块状的愚昧落后的土地上，犁出了深深的沟渠，播下了现代革命的种子和先进的思想意识（如打倒土豪分田地，工农团结，阶级斗争等等）。小说中癫大哥、立秋等农民对地主阶级本质的清醒认识及对农民群众斗争力量的确信，很显然是大革命播下的先进思想所结出的果。正因为有大革

命所造就的积极成果及大革命所播下的革命意识作基础，所以才使小说中描写的这场斗争能在短期内发动起来并显示出严密的组织性，坚决的斗争性，灵活的策略性和明确的目的性等现代农民革命斗争的特点。同时，从这两篇小说人物描写和情节结构分析也可看出，人物的活动及故事情节的展开也是建立在大革命所造成的积极成果之上的。这两篇小说的人物活动与情节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丰收》描写的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及农民所遭遇的困苦生活的阶段，一个是《火》描写的农民与地主阶级斗争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从人物活动的联系还是从情节发展的逻辑看，后一阶段的描写都不是以前一个阶段为起点的，也就是说后一阶段中人物性格转变的动力与斗争情节展开的契机，都不是由前一个阶段所提供的人物活动与情节发展的描写所决定的，而是由第二阶段描写中所渗透的历史因素推动的。第二阶段的艺术描写的支点，不是建立在第一阶段所描写的现实生活上，而是由第二阶段中所隐藏着的历史的潜在因素所左右的，这种历史的潜在因素就是大革命给予农民的影响及农民对大革命的积极成果（特别是阶级意识）的吸收。这从《火》中看得很清楚。作品中的情节发展和人物性格的转变的描写，并没有对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的过程作详细的铺垫和描写，而是使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转变迅速地由第一阶段跃进到第二阶段。而这种情节由前跃入后的生活基础和思想基础是什么？人物能迅速转变的历史与思想原因又是什么？这都是故事发展所留下的空白。这种空白，在情节中表现为：省去了“动员”场面和发动斗争的过程的详细描写。在人物思想转变和性格发展中则表现为省去了对人物心理过程的细致点染和对人物接受外在影响的过程描写。然而，这一空白又并非真正的“空白”，作品中反复显示的，那时常浮现在人们眼前的民国“十五、六年时的农民会”的情景，就是升起在空白处的闪光，它照亮了情节由第一阶段迅速升入第二阶段的发展